# 情定鼓浪屿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翠竹清韵 更新时间：2024-09-25

*肖晓：导游明亮：鼓浪屿一世家子弟，幼年由爷爷抚养，16岁被父母接至奥地利，故事发生在他回来度假期间。斯文：肖晓前男友碧红：明亮表妹，电台主持人小笛：鼓浪屿另一世家子弟，在鼓浪屿开一家书店桑迪：碧红同事陈鼓浪：一外国青年胖子：一游客老黄：明亮...*

肖晓：导游

明亮：鼓浪屿一世家子弟，幼年由爷爷抚养，16岁被父母接至奥地利，故事发生在他回来度假期间。

斯文：肖晓前男友

碧红：明亮表妹，电台主持人

小笛：鼓浪屿另一世家子弟，在鼓浪屿开一家书店

桑迪：碧红同事

陈鼓浪：一外国青年

胖子：一游客

老黄：明亮爷爷

肖晓在躺椅上挪了一下身子，再次闭上了眼。是初夏的夜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宽大的回廊上一张桌子，桌上一个茶壶，里面还剩有小半壶水，已经冷了，一只杯子，一包烟，一只打火机。回廊上一片月亮的光。台阶也是。这时已过半夜，昆虫的呢喃越来越清晰，肖晓渐渐觉出了一些凉意，可是她懒得--舍不得动弹。

这时候她听到了脚步声，走进院子。她坐了起来，似乎受到了惊吓，而那脚步声--一个年轻男人的身影，上了台阶。那男人似乎也呆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月光下他的笑似乎噤住了昆虫的呢喃，因为突然间肖晓只听见他的声音。“对不起，我是去楼上。”他朝上指了指。又好奇地打量了她一下，说：“你住在这里？”说话间笑了起来。“废话废话。”他说，“我叫明亮。光明的明，明亮的亮。”

肖晓点点头。“你外公早几天已经介绍过了。”

“是吗?”他又笑了。“他可是个好老头。你准喜欢他！”他说。

肖晓笑笑，她突然觉得有点尴尬，明亮上来的时候她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一直坐在躺椅上，头仰着跟他说话，这会儿不知道该站起来还是依然这样坐着，似乎哪样都不好。她微微动了动，说：“要不要喝杯茶？”说完直后悔，三更半夜，自己穿着睡衣跟人说话已经够可以的了，还请人喝茶！不过这句话倒使她接下来的动作顺理成章：她站了起来，拿起桌上的茶壶，似乎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茶凉了。”她听到身后的人又笑了：“茶凉了，人就该走了。”她转过头去。明亮说：“晚安。”

她说：“晚安。”

肖晓穿着件灰色的导游服，和她的同事们三三两两的，站在轮渡等游人。这种等待颇有点象待客挑选的蔬菜水果，自己一点都做不得主。其实不然，蔬菜水果的鲜嫩程度决定了它能否尽快被销。如果蔬菜水果能够开口，效果就更不一样。可是肖晓宁愿这样安安静静，反正来鼓浪屿的游客每天一拨接一拨，一天下来怎样都有收获。

几个人在她跟前停住了。“哎，小姐，你们鼓浪屿什么地方最好玩？”其中一个大胖子呼哧呼哧打着鼻腔，一边说：“他妈的这叫什么天气，不是还没到夏天的嘛！还是小姐好，凉快。”他笑嘻嘻地打量着身边一个早早穿上了吊带裙的个儿小小的女孩子，“是吧大力。”他又跟一个西装领带的男人说。

“是是，孙总。”那人说，也不知道是赞同天气热呢还是小姐好。

“海底世界、珍奇馆……”

“哎，这些没意思，不就是鱼啊死人啊，腻了。有什么别的玩意儿没有？”

“老房子。”肖晓说。

“棒！”他说，“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老房子。”他说着嘴里打了一个呼哨，样儿突然很象一个淘气的小孩子。肖晓心里一动，“往这边。”她说，原先她看胖子那样儿，打算胡乱指点一两处，现在改变了主意。“这条路是万国建筑博览线，你们看，这儿原先是日本领事馆……这就是天主堂，你们看那尖顶，很典型的哥特式建筑……你们看这房子，叫黄荣远堂，这几根柱子是罗马式的……”她这么说着，看见二楼阳台上，一个年轻的老外站在那儿。他也看见她了，挥挥手。她朝他笑笑，对胖子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咦，怎么这儿住着老外?”胖子边走边说：“他祖宗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肖晓说。“他租的。”

“租的？”胖子感叹了。“真他妈懂得享受。我喜欢这房子。这气派，啧啧啧。喂，大力，看仔细了，回去原样造一栋。”

“是是，孙总。”

“你就是去吧。”胖子笑着推了他一把，“哪天我叫你把老婆让给我，你怎么说？”

这下大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胖子也不理他，对肖晓说：“我这人是俗了点。是吧？”肖晓笑了笑，他又说：“可是我倒也知道，有些东西，比如这房子，怎么按原样造，就是造不了。那味道！”他说：“不对。”

肖晓点点头，说：“你看这房子，叫海天堂构。你看那屋檐，那叫春草飞卷。”

这下胖子不吭声了。盯了那屋檐半天，说“走吧。”带头走了出去。

这一路，他再没什么话，别的人莫名其妙，只好跟着做哑巴。这一带游人本来不多，这天可好，就只他们一帮，既是如此，肖晓依然继续介绍着那些老房子。她心里明白，胖子是被那“春草飞卷”大大的打了一下。当初她第一眼看见它时，也是如此。

这么着，这奇怪的队伍到了海边，一直走到一个叫“观海别墅”的地方。“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？”肖晓问。

“行。”胖子说。一边一个人走了开去。“别跟着。”他头也不回地对大力说。大力只好站住了。

“你们就自由活动吧。”肖晓说。看着胖子朝观海别墅边上的海滩走去，寻思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，干脆自己推开了一道虚掩的门，进了观海别墅。穿过空荡荡的房间，一直走到露台。露台上一个人转过身来，却正是昨晚回廊上碰见的那人。阳光下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，一条牛仔短裤，一双拖鞋。看见了肖晓，眼睛眯了一下，咧开嘴，笑了：“我们挺有缘。”他说。

“我带游客来。”晓说着，一边走到露台一角，低头看那缺了个口的缸，不知当年这缸是用来酿酒的呢还是用来蓄水的，年代久远了，居然积了些尘土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只鸟或者一阵风带来了一颗种子，现在，缸里绕起了藤，三只浅蓝色的牵牛花丰丰绕饶地开着，肖晓说：“上次来，它还没开呢。”。

“它等我来呢。”明亮说，一边走过来，俯下身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是吧？”那三朵牵牛花在风中微微颤动着，明亮得意了，直起腰来，望着那茫茫大海，说：“这是全鼓浪屿我最喜欢的地方。以前，不管开心不开心，我都跑这儿来，一呆就是半天。只要我一失踪，外公到这儿准能找到我。”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笑了，说：“有一次天黑了，我还没回家，外公照样来这儿找，我想吓唬他，你看，就躲在这门后面。”他指着露台通往另一面回廊的门，说：“外公转来转来，找不到我，以为我不在，就走了。那时候一片漆黑，一片安静，我害怕了，正要追出去，突然，不知什么地方吧哒一声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我跳起来就跑，边跑边叫‘外公，鬼！鬼！’”

肖晓笑了。

“嘿，你这丹凤眼，笑起来真是，那个，别有风味。”他说，看住了她，突然又笑了：“所有的女孩子，都是双眼皮。我是说，那些单眼皮的，全都前赴后继去挨刀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我怕疼。”肖晓说。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肖晓笑了，说：“怎么，难道有多复杂吗？”

明亮想说什么，却顿住了，转过身去，指点着，说：“以前我常到这儿看夕阳。”他又抬头看着艳艳蓝天，说：“这儿啊，什么都是这么明净浓烈。每年夏天风凰花开，那花红叶绿简直到了极致。所以爷爷给表妹起名碧红。你认识她吧？”

“认识。有时候她回来看你外公，会碰上。嗯，关于碧红这名字……你听：‘远水碧千里，朝霞红满楼。’怎么样？有一天我翻书，偶尔看到的。原来大有来历呢。不过那说的可该是江南的景色。”肖晓说着，一边转身，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对啊。你怎么把你的客人丢下不管了？”

“他们……”突然传来了一声“救……”肖晓一听是胖子的声音，赶快往外跑，明亮跟在后面，两人一直跑到海边，却看见胖子在海里扑腾着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然后不知怎么的，突然一挺身站了起来。手里抓着一只破鞋子。他看见肖晓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我抓螃蟹。不知怎么就掉下去了。

肖晓见他那湿漉漉的样儿，忍不住笑了，扭开头去。说：“你先呆着吧，我给你买件衣服去。”

“大力死哪儿了？叫他去买。”

“我熟。”肖晓说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叫他们来还是？”

“得，别来。”

明亮说：“我闲着，我陪你去。”

肖晓不置可否，两人一路走着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明亮说：“你喜欢做导游？”

肖晓笑笑说：“我喜欢鼓浪屿。”

“喜欢鼓浪屿的人多了，可是他们都来了又走。别说他们，就连鼓浪屿年轻的一代，也都嫌它小嫌它破，就我外公他们，把这个地方当宝贝。”他说着，看了看肖晓，说：“现在添上你。”

肖晓笑笑。

明亮又说：“可是你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吗？”

“想，我哪儿都想去，看看。再回来。”

“去了什么地方？”

肖晓说：“没。除了我的家乡，我念书的城市，就是这里了。”她这么说着，自己觉得有趣，笑了，说：“四处逛只是我的一个梦，想想而已。”

“那你怎么到鼓浪屿来了？”

肖晓笑了笑，指着一家服装店，说：“到了。”。

“肖晓。”那个穿着大红短裙的女孩子拉扯着一个内地来的游客，一个说100元钱3件，一个说90元3件，正热闹。看见肖晓，她喜笑颜开地打了声招呼，继续做生意，却一眼看见了明亮。“明亮，是你呀，多久不见了！”

“小姐！”

“得得，就90元3件。”她说着，快手快脚把衣服塞进袋子，“明亮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什么？叠一叠？大哥，你回去自己叠吧。什么？昨天回来的？今天我请客。”她把钱找给那个嘀嘀咕咕的家伙，说：“你见了小笛没有?”

“还没有，今晚碧红请客，他该也去的吧。”

“哼，碧红。”她瘪瘪嘴，这边肖晓已经叫了店里一个小姑娘给她拿了件黑色的t恤和一条花色沙滩裤，算过了钱，这时候说：“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好。再见。下回多带客人到我店里呀。咦，你们俩认识？对了，肖晓住你外公那儿。”她看着肖晓走远了，突然神神秘秘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肖晓是谁的女朋友？”

明亮心一跳，说：“谁？”

“斯，文！”

明亮诧异了：“斯

1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